

“淳安新青年故事”系列报道(六)

徐旖:让花钱的理由变成赚钱的动力

王莺

她说,我喜欢花钱,花钱是赚钱的动力;我想要环游世界,这是我的梦想;我想过自己的生活。瞧,徐旖就是这么一个直率而有个性的姑娘。她的可贵之处更在于,不是把梦想挂在嘴边,晒在朋友圈,而是切切实实地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现状,实现梦想。

“当初怎么会辞职去念研究生呢?”

第一次听朋友说起徐旖:毕业后回家乡千岛湖工作,工作挺好的,却在有一天突然辞职了,去香港念研究生,如今回到家乡创业,把自己的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带着满满的好奇心,我来到了徐旖的工作室。

得体的妆容,微卷的长发,带着微微的笑意,看得出来,这是一个生活精致的姑娘。

“当初怎么会辞职去念研究生呢?”

“就是想出去看一看。”

在我看来很需要勇气的事情,徐旖回答得很是云淡风轻。她告诉我,其实她在大学毕业时就想出国,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未能成行。但是徐旖天生有一股子执着劲,所以时机一成熟,她便干脆利落地去念书了。

如果说毕业后进入浙商证券工作帮助徐旖初步进入到金融圈,那么在香港学习的一年则让她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徐旖说,在香港念书期间,她并未一味地埋头苦读,她更乐意交朋友,尝试新鲜事物,走遍香港的大街小巷,感受这座城的美好与残酷。

“从大城市回到家乡,甘心吗”

“那么,毕业后怎么甘心回小地方开始创业呢?”我有些不解,便轻声问了一句。

“创业需求吧,资金支持都在家乡。”

徐旖的工作室主要经营理财业务,加上自己,团队共有3人,但客户量却有2000余人之多。目前,徐旖正在招募新人,新工作室也在装修中。

外人看来,90后的徐旖,青春靓丽,自己创业,这简直是人生赢家。不过,所有光鲜的背后都少不了辛苦和付出,徐旖也不例外。

“做我们这行,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比较大,有时不被家人理解,挺不容易的。”

“这个圈子有时候会让人迷失,但我始终觉得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诚信。我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和客户做生意,也谨慎地选择每一位客户。”

“为什么如此热衷‘买买买’?”

和所有女孩子一样,徐旖喜欢“买买买”,特别是护肤品和包包,她甚至把“买买买”也做成了一份事业。因为经常旅行,熟知各种积分



返现技巧,徐旖靠帮别人代购也能赚不少。

徐旖说,自己喜欢买一些奢侈品,“但是我花的钱都是自己赚的,我大学时候就开始做兼职,做街拍模特、开店、帮别人写出国申请材料等等。我喜欢花钱,也喜欢赚钱,我觉得花钱才是赚钱的动力!”

看吧,徐旖就是这么一位率直有趣的姑娘。

征集启事:

淳安新青年故事:你们是时代的缩影

《淳安新青年故事》正是一个分享与传承的平台,淳安新青年可以是地地道道的淳安人,也可以是在淳安工作或创业的外地人,或是在外地工作或创业的淳安人。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TA,有特别的人生经历抑或故事,我们期待你的推荐和来稿。

联系电话:64868686(限工作日)

微信公众号:qbcash(后台留言)

邮箱:806510549@qq.com

父亲节,你想对爸爸说什么?

一起读一读著名作家莫言给父亲的一封信

大:

自从家里安装了电话,再也没有给您写过信。最近刚写完了一部名叫《四十一炮》的小说,胡编乱造的故事,与家乡无关,更与村子里的叔叔大爷们无关。自从在《红高粱》里使用了村子里人的真实姓名惹得人家不高兴,我汲取了教训,再也没有犯这种错误。今年春天北京闹“非典”,我们被封闭了三个月,憋得慌,很想回老家去,但听说从北京到山东的人,先要隔离半个月,怪麻烦的,只好罢了。我知道麦子已经收割完毕,家中已经吃上了用新麦子面粉蒸出的馒头了吧?我们在这里吃的面粉,都是陈年麦子磨的,其中还添加了增白剂什么的,白得发青,不好吃,没有麦子味。想起老家的馒头和大葱我就想家。北京的大葱也不好吃。北京的大蒜也不够辣。昨天高密的王大炮来了,扛来了半麻袋大蒜、紫皮、独头,辣得很过瘾,“后娘的拳头独头蒜”。他说前几天去看过您,说您身体很好,我们很高兴。中午包饺子给他吃,白菜猪肉馅一种,胡萝卜羊肉馅一种,都很饱满,煮出来白胖,小猪似的。捣了满满一白子蒜泥,我捣的,加了酱、醋、香油,味道真是好极了。

大,我们家那盘大石磨还有吗?千万保存好,别被人弄了去。将来找个石匠琢磨琢磨,支起来,买头小毛驴,拉着,磨新麦子。石磨磨出的面粉,比机器磨磨出的好吃。高密火车站前,有一家卖石磨火烧的,面特别硬,很好吃。但我知道他们使用的面不是用石磨

磨的。将来咱们自己磨。还有那柄腰刀,可别当废铁给我卖了。我听俺爷爷说那刀是毛子扔下的,也许杀过人的。我前几年回家,跟俺二嫂子要那把刀,她说不知道让大藏到哪里去了。我记得咱家还有两把铁钎,很沉,就是秦琼使用的那种武器,后来就见不到了。听说是被一个表叔拿去了,还能找回来吗?在,您帮我安一把小锤吧,这里有核桃,我要用小锤砸核桃吃。

前几天父亲节,我写了一篇小文章,题目叫《父亲的严厉》,写得不好,但还是抄给您看看:

上世纪六十年代,父亲四十多岁,正是脾气最大、心情最不好的时候。在我们兄弟们的记忆中,他似乎永远板着脸。不管我们是处在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,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,顿时就浑身发抖,手足无措,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了。父亲的严厉,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。我十几岁的时候,经常撒野忘形,每当此时,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:你爹来了!我就会打一个寒战,脖子紧缩,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,半天才能回过神来。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:你们弟兄们怕你们的爹怎么怕成这这个样子?是啊,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了这个样子?父亲打我们吗?不,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。他骂我们吗?也不,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。他既不打你们,也不骂你们,那你们为什么那样怕他呢?是啊,我们也弄不明白为

什么要这样怕父亲。我们弟兄们长大成人后,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,但谁也说不清楚。其实,不但我们弟兄们怕父亲,连我们的那些姑姑婶婶们也怕。我姑姑说,她们在一起说笑时,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,便都噤声敛容。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:你爹身上有瘆人毛。

……

我父亲今年已经80岁,是村里最慈祥 and 和善的老人。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。其实,自从有了孙子辈后,他的威风就没有了。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:虎老了,不威人了。我大哥在外地工作,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助带,但我二哥的女儿、儿子,我的女儿,都是在他的背上长大的。我的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,见了爷爷,还要钻到怀里撒娇。她能想像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,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、汗不敢出吗?

后来,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:你爹早就后悔了,说那些年搞阶级斗争,咱家是中农,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,他在外边混事,忍气吞声,夹着尾巴做人,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,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。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,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。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,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、研究生,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。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,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,还真是不好说。

本文原载于《作家文摘》2003年第64期